



此仁也君臣之合爲其元有此義也長幼之序  
爲其元有此禮也夫婦之別爲其元有此智也  
朋友之交爲其元有此信也自父子而推之至  
於愛民利物皆仁也自君臣而推之至於貴賤  
之等上下之分皆義也自長幼而推之至於恭  
敬辭遜之節文皆禮也自夫婦而推之至於是  
非邪正之辨皆智也自朋友而推之至於應對  
酬酢之實皆信也此五者皆人生日用常行燦  
然有脉之可尋不可得而舍者所以謂之人倫

蘇州吳梅

字復安別號石屋  
1881—1939

藏書

雖曰人所固有，不待外求，初無一毫人爲之私。然莫非天命之付予，故又曰：天倫，聖人垂世立教，亦多端矣。而必曰：教以人倫，何也？盡仁義禮智信者，人性之綱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人事之綱也。使之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者，立教之綱也。此百行萬善之樞紐，治國平天下之根本也。故必以是爲先焉。聖人盡君師之責，克綏厥猷，而典教之官不容不重。後世司徒之職不舉，則其責在於學校，又其下也。學校之

政不脩，則其責在朋友。人倫之責，至於獨在朋友，則世道已不勝其可嘆矣。夫信者實有之，謂也。貫乎仁義禮智四常之中，朋友者體此信者也。亦該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四倫之中，父子之倫待朋友而後正，君臣之倫待朋友而後正，夫婦長幼之倫皆求正於朋友者也。雖朋友之於四倫，其勢之所以相綱維者，若可輕而其所關於大典者，實爲甚重。其分之所以相聯絡者，若可踈而其所繫於人道者，爲甚密。其職之所

以相管攝者若可緩而其有切於學問者實爲甚急人之所以爲學蓋於父子君臣長幼夫婦之間各盡其道而無負於降衷秉彝之初而已非朋友明辨孰講切磋琢磨於人欲未動之先則人道何由而叙非朋友相規相正扶持開導於天理或虧之餘則人道何由而復立此所以並列於大倫而五之果不可以須臾離也人爲氣質所拘物欲所蔽目之欲色也耳之欲聲也口之欲味也鼻之欲臭也四肢之欲安佚也欲

動情勝知誘物化於人倫不能盡其分者何可勝道父子君臣長幼夫婦之間尚漠然不以爲意况朋友乎宜其勢之不足以相綱維不期輕而自輕矣其分之不足以相聯絡不期踈而自踈矣其職之不足以相管攝不期緩而自緩矣一倫廢則四倫俱廢一事乖則萬事俱乖將見情益踈而義益絕恩益薄而行益虧人欲益肆而天理益亾若朋友之倫又喪其不淪胥而爲夷狄禽獸者幾希矣夫子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講習者莫大乎講習此人倫也曾子曰君子以  
友輔仁輔仁者莫大乎輔此人倫也孟子曰責  
善朋友之道也責善者莫大乎責此人倫之未  
善至孟子皆下一責字則朋友之道至後世所  
以爲尤重者也嗚呼司徒之職不設則天理之  
固有者必有豈而虧矣典樂之官又不聞則氣  
質之偏者何嘗而得其中矣學校之教不過課  
試文辭而已人倫之重輕任世運之消長若無  
與於上之人也其天典民彝亦幸而未至泯墜

者尤有朋友一脈之善箴規諫止拯救于下此  
有志于世道者所以兢兢業業不敢視爲非已  
事也得講習之意必能開明天理於平居閒暇  
之嘗得輔仁之意必能涵養德性於過失未形  
之日若必待事形理舛而后責之孟子之道不  
幾於窮乎南渡中興首復白鹿書院文公先生  
揭示學規而以五教爲最先此固書院之大綱  
領願書堂諸友相與保持此大教爲第一義使  
書院有益於國家化民成俗非曰小補也上蔡

語錄曰申頴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之過矣若人人以申侯爲心則庶乎皆可以爲醇儒也豈不善哉

理一分殊

周子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此正理一分殊之宗祖也昔周子再闢渾淪振孔孟不傳之墜緒太極圖也圖雖有說其言精約

弘深不有通書相爲表裏後學何以參考而究其本旨哉圖說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通書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蓋自太極動靜而生陰陽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此上屬乎造化自是一關故圖說通書皆從此先推轉去此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此是下生人物至於無窮又是一關通書亦曰四者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故此章自萬物再說轉去皆自末而緣本也合而言之統體一太極

故曰是萬爲一分而言之物物一太極故曰一實萬分朱子之解固已精詳矣愚竊謂二氣交感而萬物生物物固各有一太極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事事亦各有一太極統體一太極者卽所謂理一也事事物物上各有一太極者卽所謂分殊也以易言之太傳曰易有太極此易之理一也及生兩儀四象八卦又從而八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各具一太極四十九策之中每策每變亦各具一太極所謂

易之分殊也又以西銘推之乾父坤母民吾同胞老老幼幼及吾兄弟之顛連皆同體此塞同性此帥也豈非理一乎然父母之所生兄弟之同氣又人人不同也曰大君曰宗子曰家相曰聖曰賢曰肖曰賊曰悖德曰不才卽同胞之中而分之殊者已不可得而強一也又以人之一身言之四肢百骸疾痛癢莫不相關實一氣貫通同爲吾之體猶理一也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惟不可以通用待頭目必厚於乎

足衛胷腹必重於四肢足不可加於首冠不可  
同於履何者分殊故也理一易言也分殊未易  
識也此致知格物所以爲學者工夫之最先者  
也昔朱子之爲學也亦務爲籠侗宏闊之言好  
同而惡異喜大而耻小始見延平李先生說得  
無限道理延平簡重不輕於言只道未是朱子  
反疑延平而心未服以爲天下之理一而已何  
爲多事若是一日延平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  
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無也玄妙

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朱子在同安反覆  
思之始知延平之不我欺也歸來盡弃所學而  
師事焉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與異端  
不同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  
殊耳是以朱子後來於義理上縷析毫分無不  
極其精密以惠後學者實延平李先生之賜也  
延平之學得於豫章羅先生豫章得於龜山楊  
先生龜山程門之高弟也程子初以理一分殊  
答龜山西銘之疑龜山初亦未甚釋然也逮其



晚年則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於理分殊之下着仁義兩字擡貼出來尤覺分明理一分殊者仁貫于義也分殊理一者義涵乎仁也於此見其剖析益密意味益深矣朱子後來亦曰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故曰周子之言理一分殊之祖宗也或者曰夫子嘗未嘗有理一分殊之說也意者諸老先生創此論抑亦新人之耳目乎曰不然也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後賢亦因時而立教夫子雖未有理一分

殊四字之名而其所以教人者亦莫非理一分殊之旨夫孝之道一也何其答門人之問不一說仁之道亦一也何其答門人之問未嘗同爲政之道亦一也不以一定之論語夫人夫子之教如此之異者何也分殊故也至于曾子之學用工之勤見于戴記中間理之曲折毫髮無遺蓋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非其他門弟子所及故一貫之語終爲末後親傳也夫子非多學而識之者決不曰子一以貫之曾子若無許多

工夫決不以一貫告之非一貫之語無以發忠  
恕二字出非忠恕無以發體用二字出非體用  
又無以發萬殊一本之言也曰天地之忠恕聖  
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皆因其已言而推其所  
未盡故曰聖人不先天以開人後賢亦因言而  
立教者此也夫子之傳一貫乃合而言之是萬  
為一所謂分殊而理一也周子之圖太極是分  
而言之一實萬分所謂理一而分殊也夫子之  
言如千流萬派而悉歸於滄海之中周子之言

如一榦之木發而為千條萬葉之茂後世學  
者惡繁而好畧憚難而喜易不肯盡心於致  
知格物之工務為大言以欺人曰天下只是一箇道理斯言若已悟曾子之一唯及扣之  
初未嘗識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理不過學  
為籠罩之言以蓋其鹵莽蔑裂之陋每聞此  
語則已知是人決非學者矣聖人於天下之  
理幽明巨細無一物之不知故能於日用之  
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無一理之不當學者

苟未究其分之殊又安能識其理之一理一亦豈易言與願諸君寬作歲月大展規模自洒掃應對威儀動作以至於身心性情之德自禮樂射御書數錢穀甲兵獄訟以至於人倫日用之常雖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也於此事事物物上各見得一箇太極然後體無不具用無不周異皆出而從政決不悞人之天下

國家決不自悞此身而負此生矣此分殊所以最切於學者幸諸君熟思之

學

在昔商王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其下歷敘所以廢學之因學之一字始見於是乎然後傳說從而講其爲學之本曰王人求多聞言必有以資之於人曰學于古訓言必有以反之於已曰惟學遜志務皆敏言必有不自足之心而後能受人之教必有不自足之

心而後能勵已之業始之以效夫人終之以  
教夫人故曰念終始典于學而學之次第曲  
折亦已盡矣然猶未也洙泗之間師友之所  
講者無非學其纖悉節目尤極其備論語一  
書蓋其門人弟子記夫子之言行莫詳於此  
曰學而肯習之此一書之第一句也而學又  
爲一句中之第一字也豈不以其爲入道之  
樞機進德之門戶爲士者之第一義乎學之  
於人也大矣不學則人心不得其正人倫不

得其序家不得齊國不得治天地不得位萬  
物不得育亘古今之聖賢未有能舍學而成  
者然則均此學字也擇術則有是有非趨向  
則有邪有正又豈可不先審而明辨之乎程  
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而異端不與  
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  
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和靖尹先生  
曰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  
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朱子曰人之爲學當知

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當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故於此而直指學之歸要而爲之訓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吁精矣密矣自說命以來言學無以有加於此矣此所謂儒者之學也夫效之爲言已足以盡夫學之字義矣而又言所以效之者以已之未知未能必效其已知已能者爲之法則也其曰乃可以者由此而後能之謂也

非曰一效彼而善卽明也旣效之又須用力以明之及善之明也又不過復吾天賦之初本有之善而已非自外求也蓋降衷秉鬯之初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聖賢與我豈有異哉故曰人性皆善自其氣稟不齊言之則於是乎有清濁厚薄之殊自其物欲外誘言之則於是乎有淺深小大之異聖賢與我始不同矣惟其與聖賢無異也故可以學而復惟其與聖賢不同也所以當學而復夫覺者心

之知而仁之用也學之與覺又相爲用者也  
必覺而後能學既學而益有覺後覺效先覺  
者求已之不足也先覺覺後覺者推已之有  
餘也是故效之者因其步趨之熟路考其修  
治之成法察其人欲而克去之復其天理而  
拓克之庶無負吾降衷秉彝之初是所謂學  
之極功也愚嘗求明善二字之原亦吾夫子  
之所已言千古埋沒未有能提示以教學者  
夫子之言門人不得而知乃出於家庭之所

紀錄子思子發之於中庸之書而孟子得之  
著於七篇之內六經之重複未有如此章之  
詳者以聖賢傳授如此之詳而後世反忽焉  
何也春秋之嘗王室陵夷諸侯恣橫莫有尊  
王者夫子因哀公問政首以不獲於上民不  
得而治告之自是而下反覆相因至明善而  
止明善二字實爲學之本百聖千賢教學者  
之要語也既欲明善必先求善字之義可也  
夫善之爲義古未有正訓也至濂溪周子始

以純粹至善爲誠之原純者不雜之謂也粹者無疵之謂也程子曰以其義理精微之極姑以至善目之愚是以知善者至精至微不雜無疵之理乎夫子又嘗分而言之以一陰一陽繼之者爲善成之者爲性孟子合而言之以人所受之性而繼善未嘗離故曰性善曰性善則可曰性卽是善則不可夫子之言善指天道流行之始孟子之言善言發育萬物之後雖帝舜之所謂道心成湯之所謂降

衷周詩之所謂秉彜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子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指天付人受之後而言也周子無極之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卽繼之之善程子謂動之端爲天地生物之心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皆此皆端的指出善之地頭夫子又嘗曰元者善之長蓋乾元者萬物所資之始所以爲善之長其義尤明此皆求一善字之義固不可不極其明若爲初學言之明善卽是明理此理

至純至粹故謂之善今之學者欲明其善其道宜如何亦曰精讀聖人之書反之於身而實有之而已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乎身卽所謂復其初也今之讀書者何必然晨牕向白執編而長哦者科舉之文也夜燈欲涸掩卷而細繹者科舉之文也書非不讀也而讀非其書及其一第也神疲力瘁於簿書期會之中心飛夢繞於富貴榮達之地書則不暇讀矣爲士而讀非其書爲吏而書不

暇讀嗚呼善何嘗而明初何嘗而復天之所與我者至尊至貴則舉而弃之豈不可哀也哉上蔡先生曰學者且須是窮理窮理只是尋箇是處卽是明善而復其初矣惟諸兄念茲在茲無忘爲學之本庶不媿於爲人也庶無忝於爲書堂之士也更願加之意焉

十二月朔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易之爲道不過一陰一陽相爲感應而已所以一陰



一陽者卽太極之動靜也一呼一吸一息之感應也一晝一夜一日之感應也一息之呼吸卽一日之晝夜也一日之晝夜卽一歲之始終也一歲之始終卽一元之消息也一元爲十有二會爲三百六十運爲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之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一息之呼吸固微矣此小感應也積而至於一元之消息則爲大感應矣一感一應循環無窮皆所以爲天地變化之機

小感應則有小變化大感應則有大變化聖人以天地之變化明易之感應又以易之變化窮天地之感應故曰易與天地準今學者觀夫小變化亦將推而至於大變化乎抑將以大變化之難明而安於小變化乎凡自靜而動自陰而陽自無而有自衰而盛自終而始自闔而闢皆退極而進之象夫是之謂變凡自動而靜自陽而陰自有而無自盛而衰自始而終自闔而闢皆進極而退之象夫是

之謂化推而至於出處語默舒慘生死今古  
治亂安危吉凶悔吝成敗得失子奪榮辱皆  
此理也一變一化所以爲易大傳曰日往則  
月來月往則日來此一日之易也然日月相  
推而明生焉所以爲一日變化之妙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此一歲之易也然寒暑相  
推而歲成焉所以爲一歲變化之妙又曰往  
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蓋屈  
者感也信者應也至於信復爲感屈復爲應

一感一應迭相爲用是以變化無窮若常晝  
而不夜何以養此光明常夜而不晝何以發  
此冥晦常暑而不寒無以斂此長茂常寒而  
不暑無以發此閉藏晝夜寒暑之間皆感應  
自然之理一毫私意着不得也朱子曰元不  
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至哉  
言乎所以與化工脗合而無間者也且夫淑  
氣冲融春風動蕩景物麗人而意悅此固天

地生物之心也寒威凝肅霜雪貿貿草木黃  
落百蟲咸蟄此亦天地生物之心也惟其有  
此痼寒極凍則陽氣包藏生之性潛伏收斂  
陽和一轉莫不光華奮躍充塞於天地矣此  
盈虛消息之常也今當冰盛水澤腹堅於岿  
爲貞是謂正固之氣若乃蟄房漏暖芽甲先  
春決非嗣歲之福是故月令曰行秋令則介  
蟲爲妖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行夏  
令則水潦敗國此亦造化感應自然之理此

聖人所以任輔相裁成之責所以重也人之  
爲學有大培植者必有大發越有大懲創者  
必有大成就源深則流長本大則末茂此不  
易之理也古人之於學講之深而信之篤其  
充於中者足而後發於外者大以光古詩云  
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  
含晚翠所以學問當大作規模寬作程限朱  
子遠遊之歌少年之作也其立志之大用力  
之遠盡見於此母欲速母見小利母揠苗以

助長母有富貴福澤厚吾生之念必以貧賤  
憂戚王女於成爲心此則學者培養之功也  
若夫變化氣質之道則與天地之變化者有  
同有異天地之變化自然之變化也氣質之  
變化學問之功也自昏而明自濁而清自柔  
而強自駁而精此亦所謂變也自明而昏自  
清而濁自強而柔自精而駁此亦所謂化也  
天地之變化一氣之屈信耳學問之變化一  
理之進退耳此變則彼化此化則彼變本非

二事也然昏既變而明矣明不可化而昏也濁  
既變而清矣清不可化而濁也柔強精駁皆然  
若乍昏乍明或清或濁此一息之變化非所以  
言學問也聖人亦嘗因往來屈信之義推原爲  
學之道以示人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朱子曰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  
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  
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

交相養而互相發也。橫渠曰：事豫善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較。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二先生之論深淳精約，學者其可勿忽之。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將幾終。只此始終之間，所謂貞元之會，仁智之交也。惟諸兄於此，思所謂萬化之機軸，明屈信交相養之道，庶不虛度一歲也。無徒曰：天下何思何慮。

正月

夫子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見于繫辭上傳。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見於係辭下傳。夫上傳是總言聖人法象之事，下傳是獨言伏羲畫卦之因。其則河圖之意已該。

于鳥獸文之中以是知伏羲之畫卦不止則一  
河圖而已也然其近取遠取觀象觀法其詳可  
得而聞歟曰亦不過一奇一偶而已一奇一偶  
之間即易也自古言易者但以易之一字爲聖  
經之名未嘗詳言易字之義至程夫子始曰易  
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雖鑿開混沌而猶  
未備朱子曰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  
靜時動此言先天方圓二圖之義若論後天六  
十四卦亦有交易變易之義又有內外交易之

象又有翻轉對易之象程夫子於事理上說易  
所謂變易者時中之易也以爻象言之凡三陰  
三陽之卦二十其內外相連者惟泰否二卦否  
以不交而用空泰通也夫子以天地交而生育  
遂爲萬物之泰又以上下交而其志同爲萬事  
之泰內陽而外陰以卦體言此所謂天地交也  
內健而外順以卦德言此所謂上下交也內君  
子指陽也外小人指陰也居內而有剛健之德  
此君子之道所以長也居外而有柔順之德此

小人之道所以消也六十四卦無如此卦之盛蓋易道之全德天時之大亨也初九之爻當泰之始君子志同道合汲引而進如拔茅連茹之象無疑於行而無不吉矣然否之初六亦有拔茅茹以其彙貞之象也君子小人之德固不同也若進退消長治亂屈伸之勢則一而已小人之進也一小人何足以害事亦必呼朋合黨阿比交結其勢壯其力以始能去君子以遂其邪謀其象故同也聖人於泰之初下一征字於否

之初下一貞字其肯深矣征者決詞也所以爲君子之喜也貞者戒詞也所以爲小人之慮也小人當否之初此小人宜得志之時也苟不貞則未必吉而亨聖人於初否存一字之戒使小人惕然警懼而不敢不貞則天下亦未至於遽否聖人爲世道憂無所不極其至如此泰之初固吉矣繼是亦諄諄乎戒懼之辭於九二有包荒之戒九三有艱貞之戒六四有鄰其勍勍之戒上六有城復于隍之戒惟六五虛已下應所

以爲元吉也夫致泰固有其由保泰必有其道  
必兢兢業業而後可以保泰必恐懼修省而後  
可以保泰必自視歆然而後可以保泰勞而不  
伐者保泰也功而不德者保泰也必有規民如  
傷之心必有若保赤子之心必有一夫不得其  
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者而後可以保泰泰而  
自滿卽否矣泰而自矜卽否矣泰而驕淫自肆  
卽否也安其位者危之道也保其存者亾之道  
也有其治者亂之道也故曰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亾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蓋物極者必變勢高者必傾此進退消息  
升降盛衰之必然聖人所以甚懼也大象曰后  
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吁  
盛矣哉貞保泰之事也當此三陽之月天氣冲  
融生意發越萬物熙熙然各遂其生育之性於  
鳶飛魚躍之間此所謂天地之泰也今東湖之  
上朋友翕合上下相維規模整而紀綱肅學聚  
問辯自強不息此書堂之泰也要當相與輔其



德性之固有制其氣質之或偏母傲物母絕物  
母自滿母自矜母高自標致母色厲而內荏必  
懲忿必窒欲必遷善改過必進德脩業必閉邪  
而存誠體乾之健於決體坤之順於理各思所  
以致一身之泰可也願與諸君共勉之

二月

一陰一陽者天之易元亨利貞者易之天天之  
易體諸萬物之用易之天體諸聖人之言是以  
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

之易何謂伏羲之易先天二圖是也何謂文王  
之易彖辭是也何謂周公之易爻辭是也何謂  
孔子之易十翼是也分而言之各爲一書合而  
言之同一太極太極可同也書不可同也事固  
有分而毀合而全者矣惟易則不然成於三聖  
人之手各自爲書合之者乃所以毀其全也昔  
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同謂之經而先後  
不同於一時雖同主乎占而分合不同於一象  
夫子之繫彖當曰繫彖傳漢儒不於經曰彖詞

而於傳曰彖夫子之傳爻當曰爻傳漢儒不於  
經曰爻詞而於傳曰象夫子總釋彖爻之義卦  
象之原而謂之繫詞傳其自發揮諸爻之義則  
謂之文言其別惟八卦之方位情性而又廣其  
象曰說卦雖出於一筆而猶秩然不可亂者體  
不同也夫豈惡同而好異哉則其不容不分合  
者所以存三聖之大分必欲其合者起於漢儒  
之私心其爲書也雖能逃於亾秦焚禁之厄而  
不免於漢儒分裂之禍今千有餘年矣攷其分

經合傳其例有二其一先彖經次爻經次彖傳  
次大象次爻傳次文言此乾卦例也其一先彖  
經次彖傳次大象次爻經次爻傳次文言此坤  
卦例也屯以下皆祖坤例或以爲乾例本費直  
坤例本王弼東萊呂成公攷經傳之合以爲王  
弼本於鄭康成聖人以及史之闕文爲幸漢儒  
乃忍割裂經文而不明體統掾雜傳詞而不協  
音韻開學者苟簡便文之心導風俗輕易變古  
之習其弊遂至於後學小序之陋詞冠於聖經

之上豈不繆哉愚竊謂彖詞者文王之經也爻  
詞者周公之經也大象者夫子之經也蓋昔者  
夫子擺脫彖爻而不滯舊迹研精思慮而別立  
規模七則兼舉乎象參訂二體之所以名下則  
必聯以事開導後世之所以學語約而意廣教  
明而義精體用備于一詞法象歸于一致功甚  
深矣漢儒冠于爻詞之前而後無所屬尾于彖  
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今取而列于二傳之上而  
次於二經之下庶幾三聖之序不紊經傳之別

益明於是不量淺陋次比大象八百七十字別  
立一經輒以管見爲諸君推衍之夫二月者四  
陽之月也其卦爲大壯大壯者大者壯也大指  
陽也壯言其盛也四陽浸長其勢不以豈非大  
壯乎以卦德言之內剛而外動進不可禦豈非  
大壯乎以卦象言之雷在天上震動萬物天下  
未有壯於此者也聖人示觀象之君子使之體  
此卦義反之於身不曰用之於致刑不曰用之  
於赦法不曰恐懼修省而乃曰非禮勿履其意

精矣何者此所謂動必以天者也禮者天理也  
取軋之象也履者動於下取震之象也此一句  
與夫子告顏子四勿之言詳略之不同何也此  
是貫精粗大小而言也夫子之告顏子是分而  
言者也目之於視也耳之於聽也口之於言也  
心與四肢之於動也皆天理也四者皆不可以  
非禮工夫細密非顏子不能從事於斯矣此總  
而言之視聽言動於非禮處皆不可行也雖然  
此成德之事也若為學者言非禮勿履當先於

獻書人吳

良士  
見南齊書

捐贈

